左氏春秋鐫

左氏春秋鐫題辭

陸粲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丘明受之爲著傳云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卑淺不中於道或爲奇言怪說頗鶩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爲之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

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陋儒若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秋鐫以曉始學者令觀擇焉

左氏春秋鐫上　凡五十四節

隱公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

鐫曰石子之言至言也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則吾惑焉夫石子方憂孽之亂國乃復探其君之邪志而成之乎哉不幸莊公從若言以定州吁則衛國之禍其誰階之也盖左氏之記述好增加其辭而遠於理也每如此矣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

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商書曰云云周任有言曰云云

鑴曰陳侯傲鄰而愎諫以取敗則信有罪矣雖然不有彊大諸侯過惡且什伯於此者乎是區區者君子奚獨譏之深也其援商書周任之語於義尤不相蒙諸如此類疑不盡出左氏盖妄庸者羼入

之

桓公

取郜大鼎於宋納於大廟臧哀伯諫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鏞曰一諫君而能必其有後則夫卿大夫之宜世祀者多矣御孫之戒丹楹曹刻之譏觀社非與國事也乃其子孫未

有聞焉者何歟臧氏在魯盖與春秋相

終始周内史之說詎非好事者傅會爲

之乎諸言德之及後嗣者皆類是

初晉穆侯之夫人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

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

仇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

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

叔（即成師）于曲沃

鑴曰晉之亂始兆于封曲沃非兆于命名也謂名足以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閔元年晉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鑴曰言復惡者謂己爲君所惡又加讖云爾若曰不見惡焉雖弑君未必爲殺也則可乎然則左氏之爲書非以立教也妄一男子有言皆記之矣

莊公

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
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鎸曰宋人之辭是夫應對者之常辭耳
春秋以来何國茂有吾未見其其能爲禹
湯矣且其指曾不及民而曰有恤民之
心何居
鄭伯遂以王歸處于櫟王及鄭伯入于鄔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

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鑄曰子頹以庶孽造亂而奸王位則固殃咎之所鍾者奚俟夫哀樂失時而知之矣抑微此將不納王乎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云云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鑴曰卜筮易之末也聖人用之以導惑教愚亦陳其吉凶之大端而擬議取舍則存乎人矣其他怪迂語特瞽史賤人所為抑好事者觀其成敗而追合之云爾左氏所稱述者尤衆衰世之習尚固然邪韓簡子曰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史蘇是占弗從何益子服椒曰忠信之

事則可盖春秋之士惟二子為知易

僖公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

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

對曰云云失忠與敬何以事君退而賦曰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鏞曰士蔿之對皆脩辭也夫曲沃與蒲

屈城而三子見䟽晉始兆亂蔿者獻公之信幸臣知其不可盡諫止焉既受命以興事矣弗慎而寘薪若將有爲也及承譴讓乃又不敢端言其故以折讒嬖之謀忠敬以事君者固若是邪且退有後言而曰一國三公者何所風切也蔿囘姦人之雄內存寵禄而外恤公議姑爲是以自說於衆曰吾亦嘗諫之云爾

是故二五儇施之徒其爲讒慝不足誅
也若士蔿里克君子疾之
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
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焉曰微子啓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
去之是且不辱於紂而胡爲面縛於周
人之壘歟逢伯盖詭言以悅其君而後
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鐫曰昔之儒者以爲雷霆陰陽之怒氣

物有適然値之而被震者矣曰有神物

焉主之而誅罰罪慝則野人蚩妄之言

君子不道也然則左氏之爲書不已駁

乎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

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不睦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鐫曰子大叔有言周公殺管叔而蔡蔡
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子帶誅奸王位
召戎以伐京師其惡大矣彼其得容於
齊以逃死則桓公管仲與有罪焉富子
區區憂兄弟之不協又為請而復之卒
以致亂君子謂斯人知細人之愛未知
國之大誼也

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鐫曰子文之言過矣夫國有重位曰以待賢也豈曰以厭細人之欲哉彼慕貴仕而作不靖者假之權寵祇濟其惡是求去憂而滋長爾何靖之有且令尹冢

卿猶室之棟也棟折榱崩室乃覆敗曾是而可使矜功好亂者為之歟子文盖嘗三去位而不愠當時以為賢然大臣之誼貴居正若夫飾細行忽遠謀愛一夫而輕社稷者雖捐千乘之相君子曰小道也蔿賈譏之未盡吾是故重論之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鐫曰外傳言懷嬴之納也重耳欲辭而

胥臣輩皆勸受之二三子求悅秦而反國以速富貴雖陷君於大惡弗恤矣或者乃稱晉文此舉為廢禮行權以濟其業又謂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所取者大故容為權是吾所不識也盧蒲癸謀攻慶氏娶而不避宗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世之淺儒所謂權者蓋類此甘賊經而害義也不已甚乎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云云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鑴曰韓非子之論至矣韓非子曰寺人披之言直飾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披之不貳何如

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

上以德撫民其次親〻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云云

鑴曰親〻以及民德之上也辰也猶以爲次彼所謂以德撫民者墨子之兼愛歟其曰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者尤不賅夫周公之篤於懿親也豈必有爲〻之哉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親之

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周公之心如此而已矣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鐫曰聚鷸冠微過爾殺之為罰已重矧父於子乎而以是故推刃也不道孰甚

焉今舍是而區區於服之不束是譏未哉君子之見也地平天成之語於義尤迂而不屬傳中稱引詩書大抵類是疑皆後儒所勦入者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鑴曰原軫言定人之謂禮似也則未知私許復曹衛與執宛春也者禮歟能爲善言而以詐謾終之曾不如子犯之語之猶近實也

初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〻賜女孟諸之麋弗致

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出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鐫曰楚俗信鬼故有是說而左氏又特好怪於是乎侈言之以神其事亦不足辨也已他皆類此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顛

頡祁瞞舟之僑

鐫曰夫祁瞞舟之僑之戮吾不暇論若

乃魏犨顛頡則其罪均耳以舊勞之不忍棄而姑貫之死可也束胷踊躍其爲禮於君者幾何而犨也用是獨免晉文之刑頗矣以是視於民民將服乎

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戰下殽獲秦三帥公以夫人請而免之先軫怒不顧而唾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鑄曰軫悍人也造虐謀以構二國之禍

乃又無禮於其君既而知悔之則自歸於司寇而伏劍焉已矣已爲軍帥往遺狄禽以益國恥雖喪其元得爲勇乎

文公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先且居胥臣伐衛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鑴曰衛之見伐無禮故也陳爲之誅亦曰強爲善而徼事大國矣又使報伐以重得罪焉既而晉怒未怠乃執孔達以求成曾未有他繆巧可言者何貴於越國而謀哉君子以爲古吾以爲非古也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

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曰吾與女爲
難瞫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
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
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鐫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狼瞫
懟於一點而不愛其死曰好勇矜名則
有之謂之君子則吾不知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云云

鏞曰是役也秦人求戰而不得未有功伐可言者謂繇此遂霸西戎吾竊弗敢信君子之譽之也其辭亦少褒矣至於稱子桑之忠說者以爲能舉孟明也吾

於傳考之乃無其事盖左氏每采獲故記而綜覈弗詳是以踈繆若此

秦伯伐晉々人禦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鐫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

也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弗與知可也遽以國情輸之而為籌畫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

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鐫曰吾嘗疑左氏之書有漢儒所附益者觀於此尤信孔穎達亦云此傳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插註此辭將以媚世耳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
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
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譏曰耦也自以罪人之後不敢辱君則
曷不於其君之使之也而辭諸既受命
而出矣方復靚揚其先人之惡於鄰國
是夫也曾之負敗者宜嗤之孰曰以爲
敏乎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云云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鑴曰悲夫公孫敖之二子也死而益遠於禮大其恥一夫之譏至於殺身以自明可謂有犬馬之决矣未可謂立節也

周之中世士不聞道而輕死以爲名高

如斯人者豈可勝道哉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

鐫曰挹哉公孫壽之爲人也愛其官而弗愛其子世衰道微士之懷寵而不知

去就也噫乃至此乎

宣公

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云云華元歸見叔牂即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

奔

鑴曰羊斟飲食之人君子無譏焉然能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讎國之賊也執而戮之其諱曰不可元也詭言逸賊誠近厚矣無乃非直乎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

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鑄曰王孫子謂在德不在鼎則可而言象物以知神姦者抑何謬也三代盛王之爲治也布其休明之德使民神異業無相侵瀆而已豈曰物物而爲之備哉彼幽幻恍惚者其狀固不可勝窮雖著於鼎猶不能使四海之人盡覩矣聖人

之爲計曾若是其勞且拙乎諸言禹鑄鼎者事不經見故儒者疑之其信有焉殆栘紀治水之迹若其貢賦之名數以視後人爾何至迂怪如滿所云哉或曰鼎啓鑄也墨子云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其從之也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鑴曰是時晉景怠政不在諸侯二三大夫媮婾無以威懷戎狄而俛首求成焉又匍匐以從之其事至陋矣安在其能勤而援文王以自解乎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文王之勤也如是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

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晉侯使復其位

鏋曰士伯之言非也欲以一時之利害𩨷天下正法其稱子玉事亦不足信何則晉楚之勢不為匹夫輕重亦明矣楚

之再世不競也遭晉君之明而中國無釁故也獨殺一驕蹇臣能損其強邪如林父雖復用於未有以難楚則其效何如哉曰若是則秦不替孟明與晉類乎曰不類秦穆始以貪利襲人而棄其師則非將之罪也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

督矣懷必貪〻必謀人謀人〻〻亦謀己〻

國謀之何以不亡

鐫曰居曾而言曾樂亦夫人之恒情耳何罪而得亡歸父固欲去三桓而不克者雖被逐猶君子所哀也今曰謀人〻亦謀己非夫淺丈夫者因其敗而追爲之辭歟蓋左氏言人之禍福若此者衆矣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

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鑴曰夫獲狄土未足以揜邲之敗也邲不競於楚而取償於狄雖捷有功君子羞之然晉侯且以自多而初隕師徒者受千室之賚無怍色焉羊舌子又肆言

以諛之甚哉其相蒙也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云云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鐫曰夫范子之傳政於郤子也爲其怒邪知其怒且益亂已弗能禁又藉之資

使逞志焉雖僨國事不暇恤矣則可謂忠乎記稱范子之德以為利其君不忘其身君子非之曰苟利其君身於何有身之不能忘則所為利其君者淺矣彼懼郤子之偪而先避諸其逡巡退遜自為謀可爾非大臣謀國之誼也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去之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鐫曰許也季氏之孚也始則陽爲正言以微立異同繼而曰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強臣欲除異己者未始不有姦人左右之是故臧孫奰怒東門遺

陽畢造謀欒逞族陳豹獻佞闞止誅卒
皆以闞剪公室而潛移國命吁可畏哉

成公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是行也
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
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
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
也

鑴曰夫謂衆之不可以已矣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然則惡在其用衆也是特楚人者之釁言何以誣君子爲哉仲尼曰仁不可爲衆也君子之論如此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云云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

六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鏻曰衛之視晉雖強弱迥異而班爵本同孰謂不得爲次國邪庚與良夫其位則有辨矣若之何其使晉先衛也尊盟主而棄周制曾是以爲禮乎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楫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

從善如流宜哉

鑄曰前此救鄭而侵蔡三子者以遷戮爲非既去之矣至是而尋師焉則謂之何且蔽爾之沈溺罪而及於俘獲以是爲從善吾不識也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杜氏曰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

鏞曰范文子賢乎哉惜其不聞進退之誼而徒死也君子不幸處亂邦事驕主其能保族完名自當有道如必殺身而後可以逃罪則無爲貴智矣昔鴟夷感鳥喙而辭榮七季避跋夫而遜位二子體國之操未足多稱而將身之術有可

覩者變之明哲縱遠謝後賢豈不能近
師乃父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焉用匹夫
之諒也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
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云云刖鮑
牽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
葵猶能衛其足
鑴曰夫蒙衣乘輦之事路人恥之卿大

夫知而弗言則奚以正國矣如鮑子雖亡足不爲病而仲尼顧笑之歎洩冶死曰無自立辟鮑牽刖曰知不如葵君子之論每若此爲善者懼矣自周之衰士不聞義而以苟容爲賢又藉口於當時之大人以護飾其短者皆是類也是不足存乎書以訓後世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

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前年陳成公患楚侵欲使袁僑受盟于晉故楚謀伐之

鑴曰夫臧孫未知禮也古之為師者不伐喪楚之竊是名也以誅陳人而已是惡足以欺君子哉是故大國行禮小國服焉語其常也乃陳人則異於此 斷與晉盟而將叛之不信棄先君之遺志不

也今我易之難哉

鐫曰文王帥叛國以事紂非知時也臣禮然也晉於楚非其倫矣而援以自比何哉無乃知其力不能及陳而姑以是藉口歟異日者楚虔求諸侯於晉司馬侯請許之亦稱文王與紂云蓋晉人之言類如此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

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云云懼不敢占也還自鄭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鐫曰謂生死繫於占夢亦愚甚之尤者

襄公上

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

仁背諸夏以順蠻夷非義而信荆楚之
謏犯三不韙以從之可乎故曰臧孫未
知禮也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
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
任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
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
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

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鐫曰定奴非守適也故不欲成之爲太人不得已於匠慶之諫而猶欲簡其禮也故請木而微應曰略用蒲圃之櫝而禁之則嫌於爲己也故不御季孫之志亦若是而已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不已過乎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

有天道何故對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鏞曰閼商人之禍敗始於獨夫受不闡以火當春秋時列國之災爓炎妄起者甚衆非盡商之子孫也然則士伯之論

踈矣獨所謂國亂無象者得之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樂名亦舞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鑄曰桑林者殷之盛樂宋人以祠其先王故曰天子之事守也兩君相見胡為乎來之會有禘樂又用諸賓竊禮之不忠

者也而當援以爲比乎昔工歌湛露寗子不荅金奏肆夏叔孫辭焉賢者於所不安不忍須臾處也寧有納君於非禮者哉惜乎晉侯之無若臣也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

鑴曰子野之論嚴矣雖然是偏辭也不可以訓盖未幾會于戚以定衛雖出於荀偃黨逆之謀而彼矇者亦若與有力焉不然以悼公之明釋君而臣是卹非有以潛移其心志者詎至是乎

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

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盍之
乃舍之
鱄曰戍也憚華族之強使其君盍不義
而失刑誘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細人
姑息之論爾蕩澤殺公子肥莊元爲右
師討而誅之是以取貴乎春秋何恥之
有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

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鑴曰瞷父之疾病而爭國又殺其所愛光之惡異於操刃而弒者幾希尸諸朝之爲非禮也君子以爲不足譏矣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〻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鏘曰嗟乎甯殖之愚也生而逐其君死欲其子掩之喜也又用其亂命卒以墜九世之卿族非不幸矣爲喜之道者奈

何承父之命知其不可則亦稽首而辭曰爲故君賊新君非義也主之出君一過多矣又求益之諸侯之策不可改也將以掩之秖益章焉夫忠而不貳臣之職也事君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若甯主之命廢臣之職獲罪於兩君將朝夕從主、祀無乃殄乎抑甯氏之先人實不血食而主之餒於何有如是而其祭

猶不聽則亦斷以大義若魏顆之嫁妾

屈建之去芰者其可也劉喜之事尤有

大於二子者邪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國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

疾爲王御士云云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

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

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

南于朝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鑴曰棄疾之事吾嘗爲著論識其畧於此或曰世之論者謂棄疾處臣子之不幸其死有足矜者信乎陸子曰否夫孝子之心見微知著子南之不善通國患之棄疾弗察邪萌牙之時從容諷諭能致其悛改上也及聞王將見討不敢沒命重刑則亦泝涕沐血力言於父以內外怨疾危若朝露使釋位遂逃遠之異國不則涅首銜劍自拘於司敗而冥

王之見哀焉庶幾禍行紓乎其或父不見聽則以死繼之有如萬分一能感父
衆而紓王怨若史鰌之屍諫者亦不爲徒棄其生矣既循流隱忍以陷親於大
僇乃後徐死死有益乎且曰弗忍事讎不知君之不可讎也始禍其父而終懟
其君自經溝瀆忠孝並際吾無取於斯人也已曰前此者雍姬之事亦猶棄疾
也自君子論之則何如曰雍姬之悖義迹始由其母其母之言曰人盡夫也父
一而已非也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未始可以偏重也夫有殺父之謀而婦
與聞之則嘗諫反覆之而不從則夫義絕而父爲重矣於是告於父而自殺焉
以明吾志可也雍姬知此則何至於漏言以殺夫而恬然安之哉雖然遭變事

而知權自春秋時賢卿大夫未足與議此若棄疾雍姬者又何誅焉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鑴曰崔杼之弒君也陳文子盍嘗出奔雖左氏不言然論語記之矣當莊公伐晉杼有不臣之言文子實與聞之至是